

# 碧山词“沉郁”特征论析

## ——以咏物词为中心

马德青<sup>1</sup>,高献红<sup>2</sup>

(1.河北省科技工程学校 管理工程系,河北 保定 071000;2.河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碧山咏物词所凸显的“沉郁”特征,既指凝重郁结的情感状态,又指蕴藉深厚的艺术境界。碧山词中悲悼家国之感恨与自伤身世之落寞紧密相连,形成浓厚郁结的情感内蕴;同时,碧山词为情造文,承继比兴传统、运用唱叹笔法,借咏物以抒情,从而熔铸出其所独具的审美特征。

**关键词:**碧山;咏物词;沉郁;情感蕴涵;比兴寄托;唱叹笔法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3-0074-04

宋季词家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其《花外集》多以咏物感时伤世,深曲幽隐。对于碧山词,同时代的张炎有“琢语峭拔”<sup>[1]35</sup>的语言层面的评价,清人周济有“言近指远”<sup>[2]1643</sup>的审美特点的把握,而更多的词评者则以“沉郁”二字概括碧山词,例如陈廷焯即指出其词“怨慕幽思,本诸忠厚而运以顿挫之姿,沉郁之笔”<sup>[3]308</sup>,其他如谭献、沈祥龙、蔡嵩云等人,也曾以“沉厚”、“沉郁”等语来论碧山词。由此可见,以“沉郁”来概括碧山词已成笈评者之共识。所谓“沉郁”,既指凝重郁结的情感状态,又指蕴藉深厚的艺术境界。本文拟从碧山咏物词所凸显的“沉郁”特征为切入点,从词作的情感蕴涵、表现手法以及篇章布局三方面分析沉郁词风、沉郁词格、沉郁词境的构筑,以确定其审美意义。

### 一、情感蕴涵与沉郁词风

有关宋末咏物词的产生源流及其艺术成就,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有过精道论述:

夫人心不能无所感,有感不能无所寄;……后人之感,感于文不若感于诗,感于诗不若感于词,诗有韵,文无韵,词可按节寻声,诗不能尽被弦管。飞卿、端己,首发其端,周、秦、姜、史、张、王,曲竟其绪;而要皆发源于风雅,推本于骚辨,故其情长,其味永,其为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

陈氏此论,分析了词中的深情苦调,亦分析了词这一独特诗体继承“风骚”比兴传统在表现深情苦调以达“沉郁”所具备的优势。虽然其评温、韦,有臆测之嫌,但他指出南宋诸家“发源于风雅,推本于骚辨”,却有一定道理。清代蒋敦复有一段论述可作此言之注脚:“唐、五代、北宋词人,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蕤、蟹、蝉诸咏,皆寓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sup>[4]3675</sup>正自指出了南宋词多以咏物寄托家国之慨的事实。

收稿日期:2014-03-12

作者简介:马德青(1972-),女,河北曲阳人,高级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唐诗研究。

至于碧山,他是一个具有深情的直接之锐感的词人,是一个既生而具有特别适于咏物词之写作的才质,又恰好生在了特别适于咏物词之发展的时代的词人。纵观其一生,既亲历了宋室王朝由危而亡的惨痛巨变,又遭受了蒙元强权下孤臣孽子的种种屈辱,穷山深谷寂寞深隐,江河湖海落魄飘零,而生平又多伤离怨别之事,故其心“不能无所感”。既深于情,郁愤难已,又存余悸,欲吐不能。所以,在碧山一草一木则即引发其悲悼家国之感恨、自伤身世之落寞。以深厚之情思寄托于笔端,才可有沉著郁厚之词境。词家碧山正是这样走上了借咏物寄情思的刻意求深求隐的道路,从而成就了宋末词坛一位名实相重的咏物词家。

披寻碧山篇什,故国之思、身世之感,可说是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且其词中之传达,常由眼前之景向历史时空回溯,词人在视角物象与内在心象的交叉点上,同中求异,最终归之于对时日不再、繁华已去的悲慨情怀。如其《水龙吟·白莲》:

翠云遥拥环妃,夜深按彻霓裳舞。铅华净洗,涓涓出浴,盈盈解语。太液荒寒,海山依约,断魂何许。甚人间、别有冰肌雪艳,娇无奈、频相顾。三十六陂烟雨。旧凄凉、向谁堪诉。如今谩说,仙姿自洁,芳心更苦。罗袜初停,玉珰还解,早凌波去。试乘风一叶,重来月底,与修花谱。

据夏承焘先生考,此词乃感于宋室后妃之陵寝被发而作。词中暗写了宫苑荒芜、鼎庙迁徙的悲凉。起笔五句以杨妃之典事和造语摹状白莲之娇媚仙姿,莲人交映,合而为一,可谓飘忽幻丽。“太液荒寒”以下,驰骋神思,再叙花与人的遭际,池苑荒寒,满目凄凉,白莲凋零,杨妃何在?词的上片借白莲之凄艳形象寓悲悼故国的深衷。下片转入抒感,以白莲孤芳之时序物理发词人心中难息之痛。“仙姿自洁,芳心更苦”,正因“旧凄凉”无人堪诉。“试乘风”三句,收束全词。清风明月,萧然撰谱,大有物去人亡哀难抑的悼亡之意。全词题白莲而以杨妃之事寄慨,借香草美人以写家国之恨,颇有隽永委婉之致,而其“味永”、“深婉”,亦即是“沉郁”之表现。而《花犯·苔梅》、《水龙吟·白莲》、《齐天乐·萤》等等,无一不蕴含此旨。

由此看来,碧山词的咏物艺术,既和时代际遇密切相关,又与“风骚”遗韵一脉相承,充分展现了独特的沉郁风格。正是由于碧山咏物词感时伤世,缠绵忠爱,“上与风骚合旨”<sup>[5]2467</sup>,所以有力奠定了其在宋末词坛的重要地位。

## 二、“比兴寄托”与沉郁词格

关于咏物体格的高下,北宋词坛尽管发生过章质夫和苏轼咏杨花词孰高孰下之争,但词学界已经取得共识,即在曲尽物之妙的基础上进而借物抒情、托物言志,以有寄托者为高。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咏物词的高下,不仅要有寄托,尚须辨其如何寄托、寄托何情。近人吴梅曾说:“咏物之作,最要在寄托。所谓寄托者,盖借物言志,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三百篇之比兴,《离骚》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sup>[6]4</sup>他在这里指出,寄托须如风骚比兴,以香草美人抒忠爱绸缪之旨。这一论述确有见地,它不仅指出了咏物词的寄托之情须有风骚之旨,也道出碧山借咏物以寄托抒情的沉郁体格的高妙,更是符合碧山咏物词的创作实际。

碧山的《花外集》中大多是咏物篇什,可以说代表了宋末元初咏物词的特别成就,而以寄托遥曲、幽咽深隐著称。无限家国之憾、身世之忧皆从中深蕴,其整体风貌则显得忠厚之至,亦沉郁之至。其《齐天乐·蝉》堪称借物以托情的代表作,其词云:

一襟余恨宫魂断,年年翠阴庭树。乍咽凉柯,还移暗叶,重把离愁深诉。西窗过雨。怪瑶柱流空,玉笋调柱。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铜仙铅泪似洗,叹携盘去远,难贮零露。病翼惊秋,枯形阅世,消得斜阳几度。余音更苦。甚独抱清高,顿成凄楚。漫想薰风,柳丝千万缕。马缟的《中华古今注》云:“昔齐后忿而死,尸变为蝉,登庭树噉啖而鸣。”词即由此生发铺衍而来。

对于此词之托意,清人端木埙曾对此词作过详释<sup>[7]1621</sup>,虽有失穿凿,但词中斋无穷家国之感,情感凝重而深厚,却是人所共识。“黍离麦秀之悲,暗说则深,明说则浅”<sup>[3]3926</sup>。这首词所蕴含的无限哀痛与怨抑,正是纯用比兴寄托之体,通过对寒蝉处境、神态、命运曲尽其妙的描写表现出来。其上片随物赋形,托拟齐后,在冷寂的节候环境中传达一片迟暮凄凉;下片词人移情入物,亦蝉亦人,尽吐出岁晚途穷的亡国泣咽。“漫想薰风,柳丝千万”,一个“漫”字,正是旧宋王朝恢复全然无望的慨叹。全词工于寄托,意藏于内,而迷离其言以出之,令读者郁伊怆快,于言外有所感触。咏物、拟人、托意结合得天衣无缝,有包蕴无穷的艺术效果。

沈祥龙指出:“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如碧山新月之《眉妩》,咏梅之《高阳台》,咏榴之《庆清朝》,皆别有所指,故其词郁伊善感。”<sup>[8]4058</sup>不惟此三篇,观碧山其余诸作,如其《齐天乐·蝉》、《水龙吟·白莲》、《水龙吟·牡丹》、《齐天乐·萤》、《扫花游·秋声》、《绮罗香·红叶》、《庆宫春·水仙花》等篇,都有此特点。仅就以上碧山词章的分析来看,词人的感慨深沉凝重,然而他不作激切逼迫之词,而是掩抑哀婉、曲折隐晦地托物寓情、缘情布景,故其词义难以指实,须悉心玩味。读碧山词之所以感到“深”、“厚”,且有一种感发的力量,其原因与此密切相关。

### 三、唱叹之笔与沉郁词境

碧山咏物词“为情而造文”(刘勰《文心雕龙》),传达出其所独具的怨慕幽思的沉郁韵度。在这一过程中,碧山以离合变化的色调对比、言近指远的意象组合、幽折跌宕的章法结构,创造出蕴藉深厚的艺术境界。

着色浓重可说是其词最为鲜明的词表特征。为了表达情思,营造词境,碧山常常运用或凄清或秾丽的色彩设置,且将二者并置词章,形成反差强烈的对比。如《水龙吟·海棠》,此词以海棠起兴,上片叙出海棠开放之姿以及占尽春光的得意,写得锦绣裹城,娇艳难比。“叹黄州”四句,笔势陡转,慨叹俊才消减,花依旧人已非。“无人解、看花意”,更见难言得深悲。下片“犹记”领起,刻画昔日赏花情事。似水的月色下“千枝媚色”,惜花之人秉烛夜赏,花荫同醉。上下相对,今昔对比,更强化了“无人解”的“看花意”中沉郁深婉的盛衰之感。碧山词中与《水龙吟·海棠》同一机杼者颇多。这类词作借物兴感,以冷、暖两种色调的铺染将词人的情思浸润得更加沉厚。今昔之况在此互为引发,递相强化,更可见出词人的无尽悲感。

“立象以尽意”,是抒情文学的传统,诗如此,词亦然。解析碧山词作,他正是借助组合意象来构成一个情思凝重、意蕴丰厚的艺术空间。《绮罗香·红叶》即是如此:

玉杵余丹,金刀剩彩,重染吴江孤树。几点朱铅,几度怨啼秋暮。惊旧梦、绿鬓轻凋,诉新恨、绛唇微注。最堪怜、同拂新霜,绣蓉一镜晚妆妒。千林摇落渐少,何事西风老色,争妍如许。二月残花,空误小车山路。重认取、流水荒沟,怕犹有、寄情芳语。但凄凉、秋苑斜阳,冷枝留醉舞。

目睹吴江水畔秋暮孤枫,词人有感而作。红叶绚丽难以持久,秋风过后,既生“绿鬓轻凋”之感伤。在下片,写千林红叶不断飘零摇落,犹能“争妍如许”,实有词人对坚贞品格之赞赏;红叶虽凋,尚希望于荒沟觅得“寄情芳语”,含蕴了词人对家国残破之悲恨。全词表面看去只是断红飘零,细味才见满纸亡国哀痛,唱叹之中别饶风致。又如其《水龙吟·落叶》,词人以“落叶”为题,写出了不同空间秋叶纷飞萧索景色,虚实并写,含蕴丰富。“望中故国凄凉早”,萧瑟凄凉的秋色,是时令的秋天,更是碧山心灵上的秋天。词中不同意象互相映带,其中携带的情思亦重重相叠,将词人羁旅行役愁思表现得格外深沉厚重。

构成碧山词“沉郁”之境的另一因素,则是其盘旋幽折、跌宕跳脱的章法结构。例如其《扫花游·秋

声》,起调三句以系列动词从听觉描绘秋声,起伏有致。继之以“顿惊”,反衬秋声之迅势,将秋声与倦怀结合一处,有承转之势。羁旅孤客,秋声入耳,起吟愁赋。“断续”以下,又转入秋声,“试立荒庭更进一层”。“但”字由听觉转入视觉。过片又是一转,倦怀悲感秋梦秋声,交织叠映,更见愁苦。“故山院宇”以下,词人转而怀想故园,聊以自慰。“边鸿孤唳,砌蛩私语”、“芭蕉细雨”,亦是一片凄凉。客居愁,归家更愁,着以秋声,无穷无尽。末句以“这闲愁、夜深尤苦”作结。全词可谓幽折盘旋,幽怨不尽,极为沉郁。沈祥龙《论词随笔》指出:“词之妙,在透过,在翻转,在折进,……用意深而用笔曲。”此一言诚可为碧山咏物词在章法结构方面形成其沉郁之境的原因阐释。碧山词尚有以意脉贯穿,表现为一种颇具开合的结构,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其《天香·龙涎香》一首,即是如此。全词以“一缕紫帘翠影,依稀海天云气”为感发基点取径布势,上片凭借丰富的想象、深锐的感受叙写龙涎香的生成、采集、研制、焚燃。下片提空另写,逆入往事,写焚香之情事,而句句意中有香在。词什中有着时间的回环对比,亦有着空间的往复对照,孤峤槎风、紫帘翠影、海天云气、夜寒春灯……这携带了词人特定情思的意象,在词人精心构思下映带上下、映照左右,使全词形成熔铸情思的沉郁词镜。

碧山词作借咏物寄托创沉郁词风,藉唱叹之笔造沉郁之境,从而形成碧山咏物词的突出艺术表现。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是时代使然,也是词史流变的必然结果。因此,清人陈廷焯论道:“碧山以和平中正之音,却值宋室败亡之后,故其为词也,哀以思。”<sup>[3]3813</sup>此论较为恰切。

#### 参考文献:

- [1]黄 俞.山中白云词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 [2]周 济.介存斋论词杂著[G]//唐珪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陈廷焯.白雨斋词话[G]//唐珪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 [4]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G]//唐珪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 [5]吴衡照.莲子居词话[G]//唐珪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 [6]吴 梅.词学通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7]端木埙.张惠言论词[G]//唐珪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 [8]沈祥龙.论词随笔[G]//唐珪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 On “Gloomy Style” of Bishan’s Ci-Poetry

—A Case of Descriptive Ci-Poetry

Ma Deqing<sup>1</sup>, Gao Xianhong<sup>2</sup>

(1.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Engineering, Hebe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hool, Baoding 071000, China; 2.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Bishan (Wang Yisun) was a famous poet in the last south Song Dynasty. His descriptive ci-poetry has special lyric art in three aspects: the influence of emotional connot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Bi-Xing, the arrangement of structural dimensions. Based on the respects above, Bishan’s descriptive ci-poetry displays “gloomy style”.

**Key words:** Bishan; descriptive ci-poetry; gloomy style; the emotional connotation; Bi-Xing; sing with brushwork

(责任编辑 王 作)